

【明慧网】当“小号、大挂、电击、灌食、毒打、老虎凳，死人床、长时间劳役……”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出现在眼前时，正常人都会窒息，因为电影、小说中也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血腥镜头啊。可是这一切却是真的，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2013年4月7日晚，中国大陆多家媒体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走出“马三家”。一位《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首席评论员，在拍摄《保印说新闻》第16期：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成人间地狱节目后，在微博表示，他在颤抖和极度悲愤中录完了节目，录完后他放声大哭！连见多识广的媒体人都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悲愤，可想那一幕幕是多么的惨烈。

“马三家”这个名字对世界人民来说并不陌生。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因上访和坚持信仰而在马三家等各地劳教所遭受严酷迫害的人员中，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早在2000年，辽宁马三家的警察去香港游玩时，当有人问他们是哪儿的警察？他们都不敢说是马三家的。

作为人来讲，天生都是善良的，

“马三家”惊梦



图片说明：中共劳教所内的种种酷刑

可为什么“马三家”有这么多邪恶的警察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切邪恶来自江泽民对法轮功下的“杀无赦”的毒令，来自中共邪灵对人性的扭曲。罄竹难书的手段都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积攒起来的。

现在“马三家”已成了中共劳教所的代名词，那些恶毒、凶残的“警察”都是玷污了警察职业的罪犯。他们（她）们一定想不到用残暴制造的美梦这么快就要破灭了。

中共准备取消劳教制度，并不是中共进步的展示。不过是在越来越多国际、国内反劳教制度的舆论压力下，在内部争权的角斗中，当局企图掩盖罪恶的本质而作秀罢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继续，并且在更多地践踏法律，把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甚至判重刑，投入监狱而迫害。无论中共怎么做，天灭中共已成定局。

“马三家”的曝光，叫人从感官上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中共的邪恶。那些认为迫害法轮功与自己无关的人，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迫害。在人们闭上眼睛回避、默认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过程中，中共恶徒们练就了杀人的“本领”。社会上的许多凶杀案与灾难，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恶徒们干的。他们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

无论是劳教所的恶警，还是监狱的恶警，都应该从中共给你们“美梦”中惊醒了，因为当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大白于天下之时，就是天灭中共到来之时。这一天还远吗？

原大连主管护士师王春英：马三家血腥的罪恶抹煞不掉

【明慧网】今年四月初，中国《Lens 视觉》杂志刊登了题为《走出马三家》的长篇报导，揭露了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酷刑虐待劳教人员的情况。辽宁省很快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结论，声称报导严重的失实。我曾经两次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亲身经历了那里残酷的迫害，而且《走出马三家》采访的上访人中有四个当时和我关押在一个分队，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酷刑迫害远远的超出《Lens 视觉》杂志报导出来的，这是谁也抹煞不掉的马三家血腥的罪恶。

我叫王春英，今年五十九岁，是大连法轮功学员，退休前在医院做主管护士师工作，修炼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如：慢性胃炎、结肠炎、

关节炎。特别是慢性甲状腺炎，需要终生吃药替代甲状腺功能，生活的非常痛苦。一九九八年我修炼法轮功后，只几天的时间，全身的疾病就不翼而飞，身心健康，精神愉快。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我先后两次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关押时间长达五年零三个月。在马三家我遭受了被剥夺睡眠、殴打、扣扣抻、上大挂、强制奴工劳动等迫害。

第一次酷刑迫害——扣扣抻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多，到马三家的第三个月，我拒绝在劳教人员考核表上签名，因为考核表的第一条就是认罪认错，我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无罪无错，是我的信仰自由，所以我不

签。一大队的大队长张春光、教导员李明玉、协助大队长管理的干事翟艳辉等六名警察将我强行铐在两张双人铁床中间，右手被铐在铁床上铺，左手被铐在旁边铁床的下铺，人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双手被手铐紧紧的卡住。（见上文《“马三家”惊梦》中“上大挂”一图）

虽然沈阳冬天很冷，摄氏零下十七~十八度，但我当时马上痛的大汗淋漓，很快手就肿起来了呈黑紫色，然后警察用脚使劲的踹一侧的床，直到踹不动为止，我的身体被绷的紧紧的，全身象撕开了一样。警察还每隔二~三个小时就晃动深深卡在手铐内的双手，使剧痛加剧，就象在切开的刀口上再撒一把盐。在这其间警察还反复逼我签字，（转背页）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2013年5月，已有超过1亿381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接正页)不签就继续铐,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

直到三十日半夜一点半他们才把我放下来,被铐了十六个小时,手肿的象馒头呈紫色,手腕、手背十几处皮肤被手铐磨破,流的血都干涸了。

在这里每个月都面临着不在考核表上签名就被迫害的事情,有时警察唆使几个普教强行连拖带拉按着我的手签名,手被笔尖扎的都是血。

第二次酷刑迫害——上大挂



王春英演示在马三家劳教所被上大挂的情景

二 零 零八年十月七我因拒绝在考核表上签名再一次被现任马三家劳教所所长杨健、全面负责马三家

工作的大队长王延平、上一届大队长张春光、李明玉、管教科两个男警察彭涛、张良上大挂酷刑迫害了二十三个小时。彭涛、张良用手铐将我的双手紧紧铐住,在手腕处用布带紧紧缠了几圈,他俩站在床尾,一面一个,把我固定在床头,然后他俩狠劲用力一拉,我整个身体就从床头抻到了近床尾,把双手分别铐在上铺的铁栏杆上,使我一百四十多斤的体重全部压在手腕上,双膝、双脚腕再用五~六寸宽的布带子紧紧缠了几圈,一动也不能动。这时我全身象被撕开一样,人几乎昏死过去。很快我的手和手腕都发紫了,这种酷刑比前一种酷刑还要厉害许多倍,用尽人类所有的语言也无法形容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这时卫生所的一个项护士叫我吃救心丸,我不吃,紧闭嘴唇,她就捏着我的鼻子,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子,直到我憋得上不来气,张嘴喘气的一瞬间,她把九粒救心丸塞到了我嘴里。

大队长王延平、男警彭涛还揪着我的头发,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子,王延平一边打一边说:“你还给我上明慧网”。此时我看到自己脚下头发已经落了一地。这时又上来一个警察

捏着我的鼻子又给我灌救心丸,不知谁喊一声:“别灌了,刚刚灌了九粒了。”警察说:“真玄!我又拿了九粒。”

到晚上八点多钟,两个分队大约一百多人都到小号前面的房间拿睡觉的被子,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张春光、李明玉慌忙跑进来,手里拿着胶带纸说“你还敢喊法轮大法好,你还喊的出来?”说着就用五~六寸宽的黄胶带把我的嘴紧紧缠了好几圈,鼻子被压的扁扁的,呼吸都困难。到八日的上午十点多才把胶带纸拽下来,上面沾满了头发,嘴和鼻子都出血了。

警察每隔一段时间就晃动深深卡在手腕内的手铐,手腕的皮都磨破了。就这样一直被铐到八日下午的两点半,整整二十三个小时,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手铐打开后上肢失去知觉,去厕所脱不下裤子,双手手腕、手背二十多处皮肤磨破了,还有多个大小不等的水泡。

后来我的上肢肌肉萎缩象小孩的胳膊,双手合谷肌肉萎缩,手指跟部变细,仍然可见手指黑色的印记。当时和我一起上刑的还有齐振红、张英林、卢琳、仲淑娟、闫俊华,齐振红当时就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张英林几天后被警察强行按着签字,胳膊被警察掰骨折了。



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警察上刑后手腕留下的伤痕

被强行抽血化验 疑似为活摘器官做血型准备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马三家一、二大队约二百多人法轮功学员、普教全部被抽血化验,当时我拒绝抽血,因为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海外媒体曝光了中共系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因此怀疑他们需要实现抽血化验血型来准备器官供体。马上就上来三~四个警察拽我,我双手死死拽住门把手,用尽全身力气挣扎,最后被九个警察包括马三家医院抽血

的两个男警强行按到床上,全身被压得一点动不了,这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迫害大法弟子有罪!”王延平抓起一个枕头一下压在我的脸上,顿我时眼前一片漆黑,上不来气,我拼命晃头,头一下碰到了墙,我借着枕头和墙之间一点点缝隙呼吸才免于窒息死亡,就这样他们抽了我五毫升的血。

以我做了三十年的护士工作的医学检验,我知道做生化检查:化验肝功能、肾功能等只需要二毫升的血,他们却抽了五毫升,说明他们一定还有其它检查项目。

和我在一起被关押的本溪法轮功学员信淑华,二零零二年~二零零四年多次遭到酷刑迫害而不肯放弃信仰“真善忍”。马三家政委王乃民说:“你不是修善吗?你把心脏捐献出来吧。”信淑华说,我还要活着修炼。王乃民就说,由不得你,把你送苏家屯。警察当时就给苏家屯医院打电话,医院的人说晚上九点来车接人,结果没来。第二天,王乃民又打电话给医院。医院说下午来,又没来。第三天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来,最后不了了之。

和我一块被非法关押的铁岭法轮功学员魏艳华,由于知道警察使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幕,因而王乃民说:“就你这样的就得送苏家屯。”二零零五年的一天晚上魏艳华被几个男警察带走,从此以后我多方打听,却再也没有她的下落。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